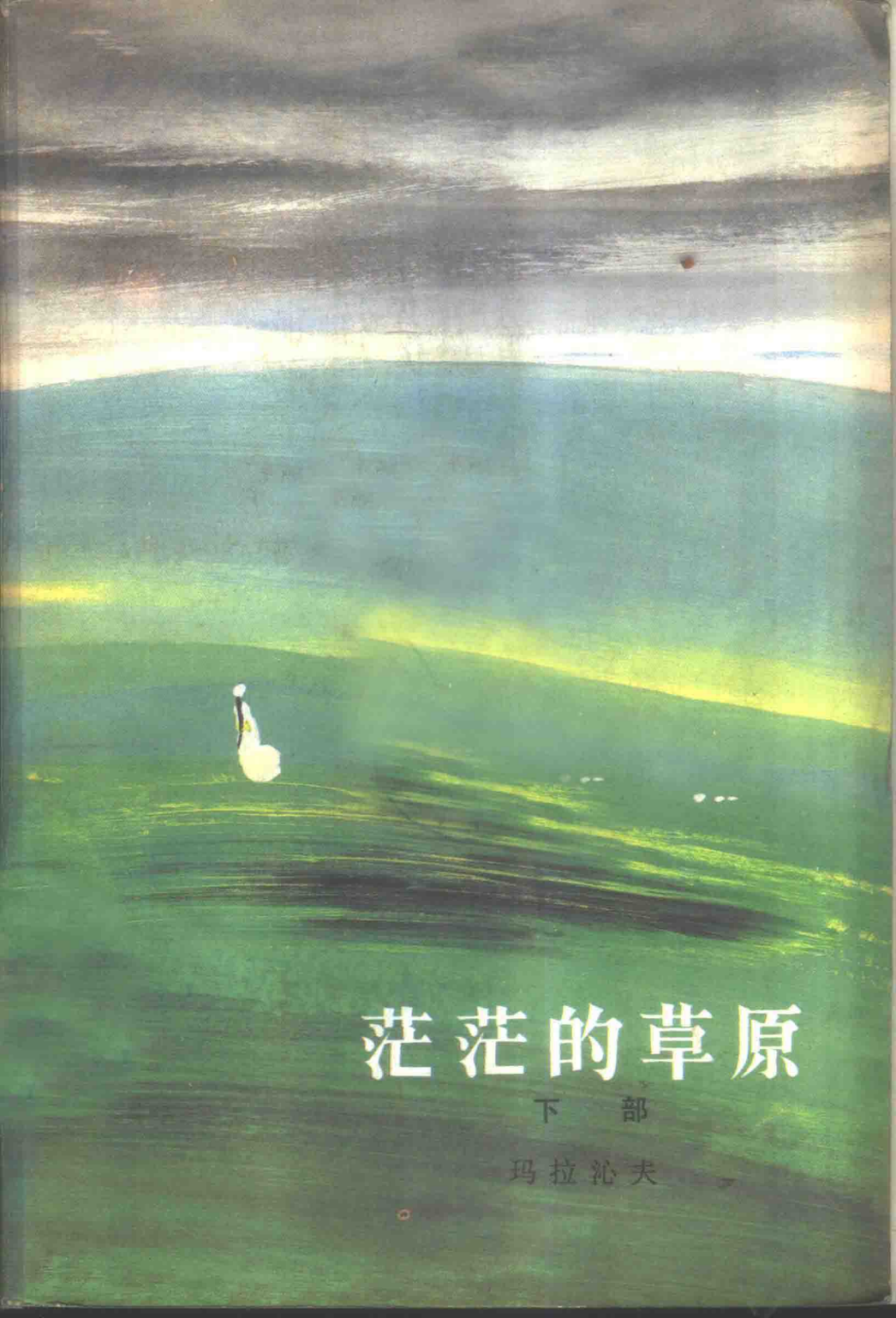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茫茫的草原

下部

玛拉沁夫

封面设计：官其克

题 图 画：官 布

茫茫的草原（下部）

MANG MANG DE CAOY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03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20

ISBN 7-02-000391-5/I·392 定价 3.35 元

卷 三

教
下
终

实
长
文

笔
基
绘
上

日
书
时
时
只

19
了
成
人
题
一
直

茫 茫 的 草 原

下 部

〔蒙古族〕玛拉沁夫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八 年 · 北 京



大雪覆盖着茫茫的草原。

草原的道路被堵塞住了。

凡眼力所及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平平的、白白的，几乎分辨不清哪里是山，哪里是沟，好象大地是一块又大又厚的羊毛毡。

去年冬天，不同往常。十月初，牧民们刚打完过冬的畜草，还没腾出空来从草场上拉回家去，就连续下了三天三夜大雪，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大雪，每片雪花都有蝴蝶大小。下过雪，又暖和了两天，畜草全被雪水泡湿了。牧民们踏着泥泞的道路，到草场上去翻草，但是就在那天夜里，突然又刮起风暴，雪水结成冰，畜草被埋在冰雪里。牧民们不由得皱起了眉头……

从那以后，还下过几场大雪，地面上的积雪，都能没下马膝；那雪的表层掺杂起北风吹来的尘土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坚硬，野兔从上面跑过去，只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，而不会陷进腿去。雪，本来是很轻的物体，但是覆盖在草原上的雪层，却显得那样沉重，沉重，以致大地被它压得都有些受不了！

严寒、风暴、冰雪……

冰雪、严寒、风暴……

使人很难想象，在这里，在这被沉重的、残暴的冰雪统治着的大地上，会曾经有过万物重生的春天，百花争艳的夏天，和金黄灿烂的秋天……

在严寒季节，一切都变了样，整天刮着白毛风，天空是混沌沌的，看不到一丝明亮的光线，就象古代暴君的脸上，永远没有开朗的微笑。

天不能再冷下去，雪不能再下了！

冰雪的势力是强大的。敖拉玛河坚固地封冻着。从外表看来，它已失去河流的特色，与大地一样，也是披着雪衣，只有熟悉这一带地形的老马，来到它的岸上，才习惯地踌躇不安起来。当它们走在它的冰面上时，每一步都是试探地、提心吊胆地迈动，偶尔听见哪怕是最微小一点冰的破裂声，也要立刻惊慌失措地后退，用它那挂着铁掌的前蹄，在冰上惊恐地嗒嗒乱捣，直到发现冰层并没有破裂或者流动时，才渐渐冷静下来。夏季，这条深浅莫测的河，叫它们吃过的苦头已经够多了。

从前，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支歌：

下雪了，天冷了，
蓝色的湖结冻了，
黄色的河结冰了，
草原上没有流动的水了。

草原上，果真没有“流动的水”了吗？

如果你只看见眼前那挂着冰霜的柳树枯枝，或者一半埋在雪里，一半露在外面，在晨风中摇摇欲折的荒草，也许会产生一

种错觉：这里的一切都被冰雪窒息了。

然而，任凭怎样寒冷的冬季，它也只能封冻草原的表层，而草原在她黑色的躯体中，却永远孕育着生命，如同一位辛勤的母亲。

在这冰雪的世界上，特古日克村西边，那眼白音布拉格清泉，一直顽强地向察哈尔大地倾泻着暖流。泉眼是在山坡上，来到它的近旁，犹如走近了火山，那里一片气雾，腾腾升起，在晨光中，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辉。泉口附近长满了青苔，水底还生有绿色、红色和橙黄色的植物。看见它，你会忘记严寒的季节，会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是多么顽强而不可抑息！那清澈的水，从泉眼跳跃地涌出来，起初象是寻视方向似的，打了几个转儿，随后径直便向远方流去。它那愉快的喧闹、清脆的歌唱，是向周围的严寒和冰雪的示威与挑战！

白音布拉格泉水，流出大约一里多地，就潜入了散拉玛河的冰层下面，那里温暖如春，有鱼儿群群游动。当人们看见冰下这幅生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时，才会明白：世间季节的变化，寒与暖的交替，并不是完全依靠大地以外的力量，而主要在于她内部永不灭息的热力。

河水在坚厚的冰层下面流着……

当然天气变冷时，冰层还会加厚的。但是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。大地的热力，向它顽强地抵抗，结果严寒退却了，削弱了；而正当这时，洼地里的春草，穿过半解冻的土地和正在融化的积雪，从这里或那里冒出她那娇嫩的、毛茸茸的、新绿的头来，向人间透露春天的信息。

1947年的春天，是以一连串的好天气开始的。

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。雪水汇合成条条小溪，向平坦

的草原流去。草原上飘散着初春融雪的湿味，和杂草醉人的芳香。太阳洒下她那金色的光辉，使草原显得格外恬静、柔和而又有几分寥远的神秘！

但是，每天下午，从远方沙丘吹来的黄风，把这种和谐的气氛一下就破坏了。风刮得牛圈的栏杆吱嘎山响；从蒙古包天窗吹进来一团团沙土、草叶……直到淡薄的暮色降临时，才得终止。

随着夜幕的降落，世界的灯火——月亮，升了出来。

月夜的银白色的寂静，笼罩起初春睡意浓重的草原……

俗话说，春夜的觉，比蜜还甜。但是，斯琴在天刚矉矉亮时，就醒来了。她是被一场噩梦惊醒的。

……仿佛是在夏天，天气闷热，她光着脚，到草原一棵老榆树下，仰卧纳凉。身边是一片柔软的青草，触在手上，使她感到仿佛是在抚摸铁木尔那多毛的手背，她转过身，抓住一把青草……但那手中的青草突然蠕动起来，她忙撒手一看，是一条毒蛇！她忙跳起来，抽出腰刀去砍，嚓地一声，蛇身被砍成了两段；但是那被砍断的两段蛇身，依然蠕动，不一会儿，竟又接连到一起，又复活过来，顿时，蛇身比原来的大了好多倍，它张嘴吐舌，向她猛扑过来！……她吓得一声尖叫，惊醒过来。

“孩子，怎么啦？”

她的父亲道尔吉老人，被她的喊叫声惊醒，忙坐了起来。

“爸爸，没什么，我魔住了。您睡吧！”

“唉，打仗的年月，谁不叫噩梦惊醒几回呢？……该死的国民党！……”

老人不安地、愤懑地叨咕着，重又睡去。

斯琴再也不能入睡了。梦中毒蛇的影子，一直浮现在她的

眼前。人们常说：“噩梦是不吉祥的预兆。”可她接二连三地经受了多少灾难，难道今天又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降临？她凝视着从蒙古包门缝透进来的银白色曦光，想到已被国民党抓走了好几个月的铁木尔，也想到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，她不敢设想他们当中有谁会遭受不幸！最后想到放在草原上吃夜草的铁木尔那匹黄骠马，莫非它遇到了狼群？她有所预感地穿上袍子，挎上手枪，惟恐惊醒爸爸，轻轻起身，蹑手蹑脚地去开包门。但门一响，爸爸又醒了。

“这么早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草原上去找马，吃了一夜草，该牵回来饮水了。”

得到爸爸的默许，她走出门来，回身将门关好，便向草原走去。

现在，斯琴已经不是普通的牧民妇女，而是明安旗武装工作队队员了。

去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，入冬之前，在察哈尔草原南部地区，敌我曾进行两次大的较量，使敌遭受惨重损失。为了诱敌深入，在对我有利的草原地带继续歼灭其有生力量，我骑兵十二师主动撤出草原南端的明安旗，在靠北面的厢白旗沙拉更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，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部队整训，一方面继续与敌作战。

入冬后，敌军畏缩在张家口、张北、多伦、宝源等城镇，正在聚集力量，显然是要在今年天气转暖后，向我锡、察地区大举进攻。现在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。为了及时掌握敌情，并继续作好明安旗的群众工作，在我大部队撤到北部草原以后，由中共察哈尔盟工委和骑兵十二师派出一个武装工作队，回到了明安旗。工作队由张彪任队长，旺丹和爬杰为副队长，共二十多人，

斯琴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在明安旗，我群众基础好，除工作人员之外，还由一大批牧民积极分子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报通信网，所以对敌占城镇和南部草原的情况，盟工委和师部都能及时了解。

去年秋季，国民党大举进攻草原时，斯琴的爱人、我们草原的利剑，勇敢的铁木尔，中敌之计，被敌人抓走了。斯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，愤然回到村里，放火烧了住着敌军的三座蒙古包，烧死了敌团长一名，立了战功，受到师部表扬。当时，她就作为一个战士，离开了家乡、美丽的特古日克村，跟大部队退到北部草原去了。

两个月前，武装工作队回到明安旗时，因她对这一带的情况熟悉，领导上便派她跟随张彪队长等又回到明安旗家乡。一转眼，两个多月了。在这期间，除有两次小股敌军进入草原骚扰外，还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。不过张彪同志多次说过：各种迹象表明，在这一带有敌特活动。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，武装工作队改变了活动方式，有分有合，平时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牧民家里，分头作群众工作，了解敌特活动线索，一有情况，立刻集中，统一行动。所以，斯琴就跟爸爸一起，住在自己家里。

拂晓时分，草原上静悄悄的，只有一阵凉风掠过草梢，发出轻微的啸声。晨风湿润、凉爽，即使最贪睡的人，叫它一吹，也会立刻清醒、振作起来。

初春，山洼里最先发青，春天第一期鲜花已在那里悄然开放。马儿都爱到那里去吃嫩草。斯琴直奔黄骠马习惯去的南山洼走去。

南山洼！去年比今天稍早些时候，铁木尔回到家乡来，遭到斯琴的拒绝以后，他不是也象今天的斯琴一样，孤独一人，来这

里悲痛地沉思过吗？事过很久以后，斯琴才听说这件事。可是还不到一年，他们就又分离了，而且这一次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，十有八九可能是永远分离了！“永远”这两个字，有多么可怕啊！起初，她一想到它，吃不下饭，喝不下水，即使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，想到那两个可怕的字，心依然象刀割一般地剧痛。她现在只有等待，等待，一旦得到铁木尔与她永别了的可靠消息，那时她不能一个人活下去，她已经准备好怎样去为铁木尔讨还血债！

每当回忆起去年春天她对铁木尔那样冷酷无情，她便产生一种犹如母亲无故伤害了孩儿那样，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悔恨与痛心。如今，她只能精心地饲养铁木尔留下的黄骠马，借以消减内心的忧闷和痛苦。

她来到南山洼时，曦光微茫，隐约可见黄骠马吃饱了夜草，在闲散地游荡着。它不断地低下头去，用嘴唇蹭磨地面。因为春季阳气上升，马身有火，嘴唇肿痒，马儿借此解痒。

黄骠马看见主人，便撒娇地喷着响鼻，向她跑来。她也迎过去，伸手替它顺了顺夜寒未散的皮毛，慈爱地说：

“吃饱了？嘴唇发痒，是不？来，我给揉一揉。你呀，总是跑出这么远，怪叫人担心的。”

她揉了几下马唇之后，跨上马背，往回走。来到山坡上一棵大树底下，勒住了马。

从前，她跟铁木尔经常在这棵树下纳凉、谈心。有时她先到来，就爬上树去，不叫他看见，故意惹他着急，直到他等得不耐烦了，她才突然象老鹰似地从树上跳下来，咯咯咯笑着用手捂住他的眼睛……

现在，她想回味一下当年的欢乐，从马背上站起来，两手抓

住树杈，一蹬脚，上了树。马儿走到一旁，边吃草边等候它的主人。

她爬上树，无论怎样努力，当年那欢乐幸福的感情，再也回不到她的心中。她眺望着朦胧、灰暗的远方，情不由己地轻声唱起一支思恋情人的民歌：

珠瑟莱山哟，
多么遥远！
它那银峰上，
云儿弥漫！

做梦的时候哟，
你在我身边；
醒来的时候啊，
一人孤单单！

珠烈赫山哟，
多么遥远！
它那金峰上，
雾儿弥漫！

做梦的时候哟，
我在你身边；
醒来的时候啊，
一人孤……

她突然中止了歌声。她看见山洼南边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影

影绰绰看不清是男是女。那个人步伐很快，也很可疑，跑两步回头看一眼，好象后面有狼追着似的。“这么早，这是什么人？”斯琴警觉地握住手枪。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生活，她变得老练一些了。她冷静地考虑着如果是敌特应该怎么办？或者是个陌生的赶路人，又该怎么办？……奇怪的是那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径直向她这里跑了过来。莫非那个人刚才看见她上树了吗？她由怀疑渐渐变得恐惧起来。那个人越来越近了，斯琴贴在手枪把上的右手微微颤抖着……

那个人身穿一件破旧的蓝长袍，没有扎腰带，用一块黑布蒙着头，跑到斯琴站的那棵大树底下，气喘吁吁地停下来，从黑布里露出两只猫眼，既警觉又恐惧地向四周环视良久，突然扯掉蒙头布，露出一张狰狞、灰瘦的长脸，蓬乱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原来是个女人！斯琴屏住气，仔细看去，只见那个女人的左边眉梢上，有个黑痣，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哪！然而由于她过分出乎意料的出现，反倒使得她一时想不起这是谁？正在这时，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困倦地仰起脸来打了个呵欠，这一下，斯琴千真万确地认出她来了！这使她全身一抖，不由得惊愕地一张嘴，幸亏忙用手捂住，才没喊出声来！

那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是旺丹副队长早已死去的老婆——卡洛！

去年秋后，国民党进犯草原时，卡洛跟国民党军官无耻地鬼混，后来叫旺丹的弟弟沙克蒂尔听说后，把她拉到沙坨子里枪毙了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。但是她——卡洛，怎么会活了，而且竟然就站在她的脚下！斯琴的脑海中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字：鬼！顿时，全身毛骨悚然，紧张得几乎摔下树去，她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树身。她不敢再睁开眼睛去看它——鬼！披头散发的鬼！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当她鼓起勇气睁眼看去时，那个鬼模样的卡洛，已经无影无踪，只有黄骠马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昂然站立，任晨风梳理着它的长鬃。

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又象一场噩梦！奇怪呀，噩梦一场接着一场：被砍断的毒蛇，复活过来；被杀死的卡洛，重又复生！

不，卡洛的出现，不是梦！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，而且树下地面上，还留有她明显的脚印。

人，总是事后才变得聪明。她开始悔恨起自己来：“为什么不把她叫住，问个明白！……鬼，鬼，鬼，唉，还算是个革命战士！吓！……”

起初，师里组织武装工作队，从北草地回明安旗来工作的时候，张彪队长就不愿意带她来，他说过：“不用跟别人比，就跟欧阳相比，斯琴也还缺乏锻炼。”当时她不服，气哭了，心想：欧阳同志各方面表现确实不错，一个在大城市长大的姑娘，来到草原经受风霜雨露干革命，的确不简单。但是，我斯琴不是烧死过住在我们村里的国民党团长，做出过震动整个明安旗的英勇事迹，受到过师长和副政委的表扬吗？……可是现在，斯琴擦了擦一手凉汗，跳下树来时，惭愧地想：“张彪同志说得对，我真比不上欧阳。欧阳年纪比我小，可人家从来不怕神怕鬼的，如果刚才是她看见卡洛，一定会跳下树来问个明白，卡洛要是想跑掉，她一定会向她开枪，可我呢？还被迷信神鬼的思想缠着，甚至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，白给你发了一支手枪！……”

她牵着黄骠马，懊丧地往回走。一路上，都在为自己的懦弱和迷信而羞愧着，苦恼着。她想：“干革命，就不能迷信。过去好心的笃日玛教给我不要伤害生物，看见血就要扭过脸去，可是去年，我亲手烧死了那么多敌人，老天也没有把我怎么着，刚才为

什么又想到鬼呢？……回去后，怎么向张彪队长报告？能够说，我看见了鬼，吓得没敢睁开眼睛吗？那样他也许又会提起不如欧阳……”

黄骠马好象理解主人的烦恼的心绪似的，把头轻轻贴在她的胳膊上，默默地跟她走着。

然而，懦弱绝不是斯琴性格的本质，这只是旧的生活在她心灵上留下的一丝阴影。她的本质是倔强不屈的，尤其是铁木尔被捕以后，她努力在任何一件事情上，都以他为榜样，“绝不给铁木尔丢脸！”这是她坚定的誓言。

她发现路上有新踏出的脚印。看来那个似鬼非鬼的卡洛，还没跑出多远，如果紧追，也许能赶上她。斯琴立刻纵身上马，掏出手枪，顶上子弹，向山后驰去。

她踩着卡洛留下的脚印，一直追到村头。在那里，畜群踏乱了道路，卡洛的脚印也看不清楚了。她勒住马头，在那块地方焦急地打转转。那个家伙分明是进了村里，可是村里各家各户，有的刚刚拉开蒙古包天窗，有的连天窗还盖着，没有一家点着烧早茶的烟火。她警觉地向贡郭尔家望了望，他家的几座蒙古包都盖着天窗，五间砖瓦房的门窗，与前几个月一样，全用木板钉着。村里完全不象有外人进来过。她不知怎么办是好，去问一问莱波尔玛姐吗？如果莱波尔玛知道卡洛复活，早就会告诉她了。再说，现在莱波尔玛是作为牧民积极分子，留在村里执行任务的，她的任务就是给工作队报告这一带的各种情况，和给部队及时传送从南边送来的情报。最后，斯琴决定还是先找张彪队长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如实报告给他。

她打马向张彪的住处，飞奔而去。

曙光染红了草原；大草原就象一张少女羞怯的脸儿。在这

清晨宁静的气氛中，斯琴那急促的马蹄声，如同在悠扬的马头琴曲里，加进了一阵强烈的锣鼓点，显得很不协调。然而，在战争年月，完全和谐的气氛，在生活中是不常有的。

张彪来到草原工作，已经一年多了。起初，给苏荣同志当警卫员，后来部队撤退到沙拉更庙进行整编时，他当了连长。不久前，领导上又任命他为武装工作队队长，被派回明安旗作群众工作。出于工作需要，领导上给他派了一个警卫员，就是那个当过喇嘛的小战士萨扎卜。张彪自己是当警卫员出身的，现在身后也有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影子——警卫员，总是感到不习惯，所以日常杂活从来都是他自己动手干。这个河北农民的儿子，如今却象个草原家庭主妇似的，每天总是早早起来挤奶、熬茶。他已经完全习惯边塞生活了。

今天早晨张彪醒来时，小萨还在酣睡。他看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叫他睡吧！”自己穿上衣服，出门去拉开天窗的盖毡。

小萨本来已经听见了张彪开天窗的声响，但他贪睡不想起来，故意叭哒了两下厚嘴唇，装作睡得正香。这个小萨，与其说他是警卫员，倒不如说他是被警卫的人员。平时他挎上张彪的手枪，神气十足，一到紧要关头，张彪就把手枪要回去，反来保护他。在张彪看来，萨扎卜勇敢、单纯、聪明，但总还是个孩子。参军前，他的脑海，如同一张白纸，对革命、战争，没有一字的记录。他只因厌恶单调、孤寂的喇嘛生活，讨厌他的经师那张阴森、死板的面孔，才从庙里逃出来参了军。象他这般年龄的人，就象不识路的小马驹，你牵到哪条路上，它就顺哪条路走，不管那路上有沼泽或是陷阱；如果牵到另一条路上，它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不是吗，在庙里当喇嘛时，他象聆听慈母的训言似